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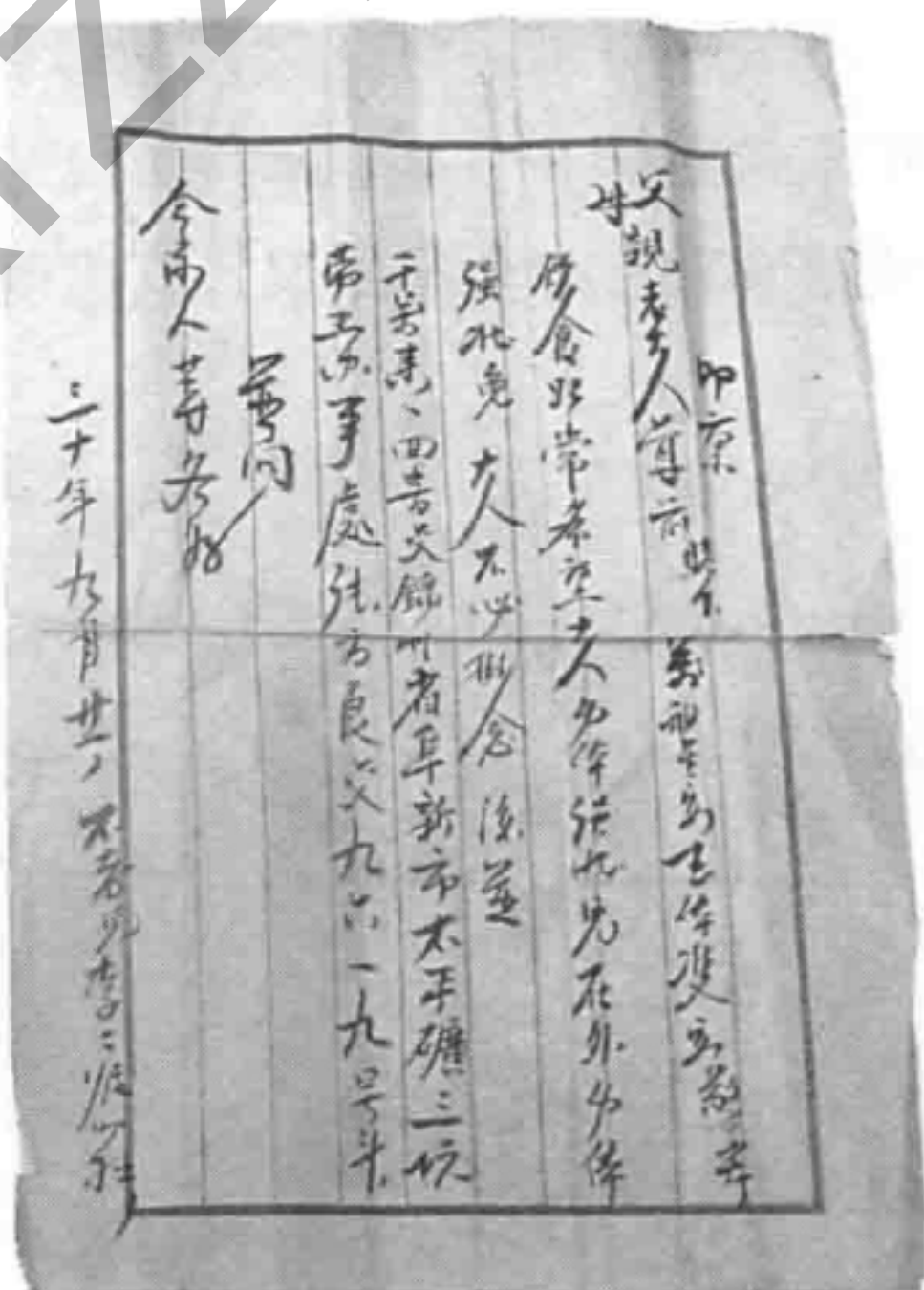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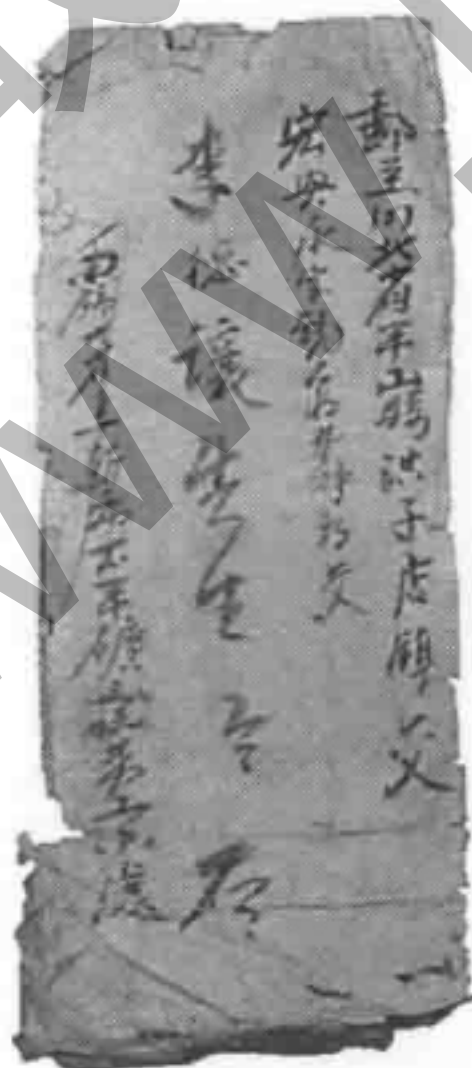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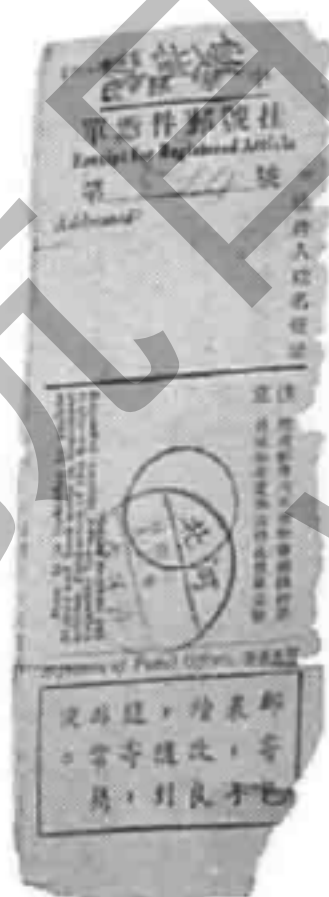
平安信背后的劳工血泪

这是被俘劳工李二妮的最后一封家书，此后家人再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就是这样一封普通的平安家书，却见证了侵华日军野蛮掳掠并残暴虐待中国百万劳工的一段历史。

叩禀父母亲老大人尊前膝下：

万福金安，玉体双立[健]，敬希饮食如常，希望大人身体强壮，儿在外身体强壮，免大人不必挂念。后并千万来回音，交锦州市太平矿三坑劳工办事处张方良交九六一九号斗。并问合家人等各好！

三十年九月廿一，不孝儿二妮叩拜





背景链接

日本侵华期间，为了以战养战，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成立了很多专门机构，伪满阜新矿业所就是之一。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1934年5月，日伪当局管理经营东北煤矿的机构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成立。1936年10月1日，“满炭”在阜新成立矿业所，统一经营阜新煤矿。到1939年，阜新矿业所已管辖8个采炭所，计有生产斜井44个、露天3座，在建斜井2个、露天2座，成为“满炭”系统最大的煤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煤炭的需求更加紧迫。为解脱陷入危机的“满炭”，增加煤炭产量，满足战争需要，日伪当局决定让伪满阜新矿业所与“满炭”脱离，改组成立具有准特殊法人资格的独立会社——伪满阜新炭矿株式会社。

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扩大，伪满洲国的劳动力变得十分缺乏。1941年初，华北汉奸组织新民会与日军冈村宁次部队共同策划，向伪满洲国的“国防产业战线”遣送“特殊工人”，即将日军各部队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在根据地抓捕的干部群众以及当地宪兵队、警察署等处收容的“犯罪可疑分子”，用同乡人编为一组的方法，每十几人或几十人编为一班，选出一人担任班长，负责押送和指挥本班人员，几个班编为一个大队，分批押送到东北，然后分派到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工程和日伪指定的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充当苦役。

据调查资料统计，阜新煤矿劳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被俘的八路军、游击队指战员和抗日的国民党官兵；二是没有暴露身份，被日军作为“抗日通共”嫌疑分子抓起来的共产党抗日救亡干部；三是贫苦农民、工人和小商贩。李二妮属于第三种。

李二妮又名李二秉（炳），河北省平山县白家庄人。1941年7、8月份日军对平山县进行大“扫荡”。日军千余名对东黄泥、东柏坡、西柏坡、通家口、南庄、北庄、盖家峪、燕尾沟、西沟、白家庄和陈家庄11个村庄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日军用机枪向村里扫射，

群众听到枪声，赶紧向村外转移，没想到日军在村外预先设下关卡，部分群众落入日军罗网。日军将落网的群众围逼到一个土岸上，让他们并排站立。手端刺刀的日军一起向群众身上乱刺，手无寸铁的群众相继倒地，土岸上的群众被日军挑死后，又一个个被踢到岸下。有的群众逃到后山山洞里躲避，日军进村搜查扑空后，就到后山一带搜查。为了保护洞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身强体壮的男人隐藏在草丛中，当日军靠近时，故意向其他方向跑去，这些人有的被日军开枪射死，有的被日军抓住后送去当了劳工。李二妮就是这样被抓住的，被日军送往阜新矿业所当劳工。

对这些劳工，阜新矿业所实行企业管理和军事镇压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每栋房子住百余人，炕用水泥抹成，炕上没有席子，很少烧火。宿舍外围筑起高墙，墙外用电网圈着，大门由矿警持枪把守。劳工们每天在井下劳动12小时以上，高者可达十五六个小时，最高可达18个小时，而且有日本监工手持战刀、镐把进行监督，稍有懈怠便是一顿暴打，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劳工的伙食主要是高粱米和玉米面，菜很少。日本侵略者采取“要煤不要人”的野蛮开采政策，不考虑安全措施，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频繁发生。有时明知可能冒顶，仍逼着劳工下井采煤，矿井恶性事故频频发生。生病或受伤的劳工得不到有效治疗，往往被送到病号房，很少能有人活着出来。当时传染病流行，劳工成批死亡。减员—增加劳动时间—劳工死亡加速—再增加劳动时间—更多的人死亡，这就是中国劳工的命运轨迹。从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间，日本从阜新掠走1500多万吨煤，同时造成了数十万劳工的死亡。

1941年9月，李二妮刚到阜新矿业所后给家里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此后家里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李二妮的消息。2007年，李二妮的亲戚杨学东把这封保存了60多年的珍贵家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由于它是日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矿山资源、残酷奴役剥削中国劳工的有力见证，而被定为一级文物。

（任京培）